

# 李东垣论治风湿痹病思路探微

吕飞<sup>1</sup>, 王伟杰<sup>2</sup>, 温成平<sup>1</sup>

1. 浙江中医药大学, 浙江 杭州 310053; 2.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, 浙江 杭州 310005

[关键词] 李东垣; 风湿痹病; 脾胃; 风药

[中图分类号] R255.6

[文献标志码] A

[文章编号] 0256-7415(2019)05-0308-02

DOI: 10.13457/j.cnki.jncm.2019.05.094

李东垣,金元四大家之一,为“补土派”代表人物,从师于张元素。李东垣在继承张元素的学术思想基础上,并将之发扬补充,提出了“内伤脾胃,百病由生”的著名论点,并创立了脾胃学说。历代医家有“内伤法东垣”之说。李东垣一生著书颇丰,对风湿痹病的治疗尤有心得。关于痹证、痹病(风湿病)内容的论治在《脾胃论》《兰室秘藏》《内外伤辨惑论》等著作中均有记载,其中的理法方药对临幊上论治风湿痹病有重要的意义。

## 1 喜用风药

张元素根据五运六气学说将药物性味归纳为“风生升,热浮长,湿化成,燥降收,寒沉藏”<sup>[1]</sup>五类。“风生升,味之薄者”,风药气味辛薄,药性升浮,可发散上升。李东垣所创立调理脾胃之方常喜用“风药”,取“风生升”之意,调节人体脾胃的气机正常运行。常用风药包括防风、升麻、柴胡、葛根、羌活、白芷、藁本、川芎、蔓荆子、天麻、荆芥、薄荷等味薄清轻升散之品<sup>[2]</sup>。李东垣指出风药能够升发脾阳,发散郁火,醒脾祛湿和顺应肝气<sup>[3]</sup>。李东垣常将风药运用于风湿痹病的治疗当中。

**1.1 风能胜湿,风药以除湿痹** 风药多用于风湿痹病中的湿邪痹阻证,症见肢体关节重着、痛有定处、活动不利等。李东垣在《内外伤辨惑论·四时用药加减法》中提到以除风湿羌活汤来治疗“如风湿相搏,一身尽痛”等症,并指出“为风药已能胜湿”<sup>[4]</sup>。同时还记载以羌活胜湿治疗足太阳膀胱经出现的“脊痛项强,腰似折,项似拔”的症状,与现代风湿病中强直性脊柱炎的临床表现相类似。羌活胜湿汤由羌活、独活、藁本、防风、炙甘草、川芎、蔓荆子组成。其中除炙甘草外,其余均为“风药”,所谓大量风药用之可以除风胜湿。风药大多气辛性温,体轻而善行,可以克制湿性之黏着,气行则水行,湿痹自除。

**1.2 火郁发之,风药除热痹** 对于火邪内郁不得发散者,李

东垣按照《内经》“火郁发之”的思路,以风药宣发郁火。如在《内外伤辨惑论》中用通气防风汤发散风热,解除“风热乘肺,肺气郁甚”的肩背痛症状。并指出“此手太阳气郁不行也,以风药散之。<sup>[4]</sup>”又如“升阳散火汤,治男子妇人四肢发热,肌热,筋骨间热,表热如火,燎于肌肤,扪之烙手。”张元素在《珍珠囊》提到升麻主脾痹,可解肌肉间热。并进一步指出升麻为“手足阳明伤风引用之药也。<sup>[5]</sup>”观东垣宣发郁火诸方,最喜用升麻,如“凡此病脉数者,当加黄柏或加少量黄连……更加升麻,终汗出则脉必下,乃火郁则发之也”;如“凡此病脉数者,当加黄柏或加少量黄连……更加升麻,终汗出则脉必下,乃火郁则发之也”<sup>[4]</sup>。

风药虽为肝胆春升之药,可调畅人体脾胃气机,但风药的用量不宜过大,病去即止,防止升发太过而耗伤人体正气。

## 2 分经论治诸痹

张元素认为临证用药应“取各药性之长,使之各归其经,则力专效宏”,首创中药引经报使理论<sup>[5]</sup>。在《医学启源·各经引用》中提到太阳经用羌活,少阳经用柴胡,阳明经用升麻、白芷,太阴经用白芍,少阴经用知母,厥阴经用青皮,并创立名方九味羌活汤,后世尊为分经论治的代表方。其中羌活入足太阳经,苍术入足太阴经;白芷入足阳明经,细辛入足少阴经,黄芩入手太阴经以泄气中之热,生地黄入手少阴经以泄血中之热,用药六经具备。

李东垣继承了其先师的用药经验并在《脾胃论·分经随病制方》中进一步总结为足太阳经以羌活胜湿汤主之。如腿脚沉重无力者,加防己、附子,重用川乌为引经药;如邪在少阳、厥阴者加柴胡半钱;临幊上遇到炎性腰背痛的风湿病患者,可以疏太阳之气或通过加用太阳经药来治疗,下肢的风湿痹证可加用防己、附子,重者加川乌作为引经药。

## 3 益气健脾,升阳泻火除虚痹

李东垣根据《黄帝内经》中“少火生气,壮火食气”的观

[收稿日期] 2018-10-16

[基金项目] 国家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(2015468001)

[作者简介] 吕飞(1990-),男,在读研究生,研究方向:中医药治疗免疫相关疾病。

[通信作者] 温成平,E-mail:wengcp@163.com。

点提出“内热伤中”理论，并提出“火与元气不两立，一胜则一负”的观点，提出以甘温除热补脾胃，甘寒泻阴火的治则<sup>[6-7]</sup>。李东垣在《内外伤辨惑论·卷中·饮食劳倦论》中指出对于虚热之证“惟当以甘温之剂，补其中，升其阳，甘寒以泻其火则愈”<sup>[2]</sup>，并告诫后人勿犯“虚虚实实”之戒。

关于风湿痹病的论治，李东垣在《脾胃论》中提到以调中益气汤治疗“四肢满闷，肢节烦疼，难以屈伸，身体沉重”的虚痹症状，临幊上脉象无论弦、洪、缓，常表现为沉按之时有涩的感觉，并常常伴有“嗜卧无力，不思饮食”的症状<sup>[2]</sup>。调中益气汤由黄芪、人参、甘草、橘皮、苍术、柴胡、升麻、木香等药组成。调中益气汤以黄芪与人参、甘草三味，益气健脾以除燥热、肌热，柴胡、升麻为风药以行春升之令，橘皮、木香以导气，苍术燥湿健脾，同时当出现“头热躁”的症状时用生地黄、黄柏泻阴火，诸药共奏“益气健脾，升阳泻火”之效，使脾胃恢复正常功能，“肢节烦疼，难以屈伸，身体沉重”之虚痹可除。

#### 4 因时制宜，法四时加减用药

李东垣在《黄帝内经》“必先岁气，无伐天和”的基础上提出“随时用药”<sup>[8]</sup>。在《内外伤辨惑论》中指出四时的概念为“四时者，是春升、夏浮、秋降、冬沉，乃天地之升浮化降沉，是为四时之宜也。”认为用药应因时制宜，法四时用药。并认为风药和辛甘温热之剂以及味之薄者都对应春夏季节的升浮，在人对应肝和心；酸苦寒凉之剂和淡味渗泄之药都对应秋冬的降沉，在人对应肺和肾。

李东垣根据四时变化的特点制定了四季时方，春季时方为补中益气汤，长夏时方为清暑益气汤，秋季时方为升阳益胃汤，冬季时方为神圣复气汤。在风湿病治疗当中，春季应注意风邪的侵袭，夏季因湿热之邪造成的湿热痹证增加，秋季燥邪常会加重如风湿免疫病中的干燥综合征患者的口、眼、鼻干燥等，冬季寒邪常会使寒湿痹证加重，因此遵从李东垣的思想，法四时加减用药可以更好的解决风湿病中的临床问题，符合中医的“三因制宜”的思想。

关于对风湿痹病的论治，李东垣常以脾胃之土为本，调中益气，运用风药升发疏散的特性来胜湿、宣散郁热，益气健脾甘温补中，泻阴火以除邪热，合理运用引经药，顺四时遵药物

的升降浮沉来加减用药。然而李东垣论治风湿病处方之时，并不拘于一方一法，常数法并用，杂合以治，用药“如韩信用兵，多多益善”。如李东垣在《兰室秘藏·腰痛门》记载的拈痛汤一方是用来治疗“肩背沉重，肢节疼痛，胸膈不利”的湿热痹证，张元素在《医学启源》中首载该方。拈痛汤此方以人参、炙甘草甘温益气以补其中，羌活、升麻、防风、葛根等风药升阳胜湿、发散郁热，白术利腰脐之气，猪苓、泽泻、苍术以渗湿沉降，苦参、知母、黄芩、茵陈以泻阴火。其中太阳经用羌活，阳明经用升麻，少阴经用知母。拈痛汤数法合用，将风药、引经药、补脾胃之药数法合用，共奏补中清热、除湿治痹之功。

#### [参考文献]

- [1] 张元素. 张元素医学全书[M]. 任应秋，点校，郑洪新，主编. 北京：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，2006：51，53，68，79.
- [2] 贾星星，李浩. 从李东垣用药思想论风药在肝郁证中的应用[J].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，2015，21(12)：1590-1591.
- [3] 王月娇，赵波，马健. 李东垣风药运用探析[J].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，2015，21(11)：1352-1353，1360.
- [4] 周新民，李杲医学文集[M]. 天津：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，1994：542，556，567，570，576，578，635.
- [5] 丁元庆. 《兰室秘藏》论治头痛简析[J]. 河南中医，2001，21(2)：36-37.
- [6] 陈洁. 李东垣阴火理论研究概况[J].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，2010，8(22)：1-3.
- [7] 苏麒麟，郑洪新. 李东垣“阴火论”之理论内涵[J].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，2016，22(1)：12-14.
- [8] 李基赫，高普. 李东垣“顺应四时”医学理论探讨[J].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，2013，19(5)：486-487.

(责任编辑：冯天保，郑锋玲)